

大众休闲与民间社会

——胶东半岛城市休闲发展状况研究

DAZHONGXIUXIAN YU MINXIANSHEHUI

——JIAODONGBANDAOCENGSHIXIUXIANFAZHANZHUANGKUANG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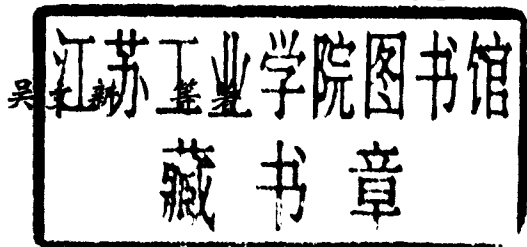
—— 吴文新 等 著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休闲文化创新研究”(05BZX018)成果

大众休闲与民间社会

——胶东半岛城市休闲发展状况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休闲与民间社会 / 吴文新等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 - 7 - 207 - 08454 - 5

I. 大… II. 吴… III. 城市—闲暇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2203 号

责任编辑: 吴英杰

装帧设计: 王 刚

大众休闲与民间社会

——胶东半岛城市休闲发展状况研究

Dazhong Xiuxian Yu Minxian Shehui

— Jiaodong Bandao Chengshi Xiuxian Fazhan Zhuangkuang Yanjiu

吴文新 等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h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8454 - 5/G · 1962

定 价 24.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休闲文化创新研究

课题组人员名单

课题组顾问

马惠娣 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课题组组长

吴文新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休闲研究所所长

课题组主要成员

刘 耳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人文学院教授、院长

曹 红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休闲研究所副所长

刘爱静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讲师

朱 峰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讲师

朱康有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马秋丽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张 乐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讲师

张雅静 中共浙江省宁波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序

马惠娣

(2009年5月14日)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有了愈来愈充裕的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突出标志,也是改变人的生命状态、生活态度、行为方式、人生价值观的新试剂。

闲暇时间,指非劳动时间,是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

据说爱因斯坦曾为人生时间算过一笔账: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用于睡觉和生活。而一生的工作时间累积起来大概仅有13年,可以支配的闲暇时间大约有17年。因此,一个人能否有成就,就在于他对17年闲暇时间的利用。如果仅有闲暇,而不会价值地“填充”它,那么,闲暇必然演变或为社会肌体、或为个体肌体上的毒瘤。这是闲暇的双刃性。

闲暇时间多了,我们干什么?历来是时代的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此有很深刻的论述,认为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都是时间的节约,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

关于闲暇时间,马克思亦有专门的论述。他指出,闲暇时间就是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人们有了充裕的闲暇时间,就等于享有了充分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才能、力量的广阔空间,有了为“思想”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人们可以不再为谋取生活资料而奔波操劳,个人才有可能在艺术、科学等方面获得发展,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这是时间利用的高级规律。

中国目前已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国家法定假日已达 115 天。

正是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吴文新博士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休闲文化创新研究”(05BZX018)的课题,并完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报告。

该课题历时三年,在调查中选取了胶东半岛三个城市的 1 000 个样本和近 30 家休闲组织,对青岛、烟台、威海三城市居民的休闲文化生活和休闲服务状况做了实证性的考察。尤其侧重了三城市居民的休闲认知和意愿状况,居民休闲条件和障碍、居民休闲活动状况、居民对自己休闲生活满意状况的基本构成及背景等方面,这些田野工作的视角很有特色。

他们的调查发现:第一,这三个城市的政府、社会和休闲组织,总体上缺乏自觉而明晰的休闲意识,缺乏大众休闲公共服务的思维和决策框架,因此,公共休闲服务不到位,相关的文化和服务业明显落后。由此导致三个不平衡情况的出现:经济内部结构投资、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人的工作和休闲的不平衡;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第二,政府举办的公益休闲组织缺乏活力,没有起到公益休闲作用;高层次休闲服务专业人才奇缺,相关培训机构很少;志愿性(非公非赢利性)休闲组织几乎尚未发育;政府对休闲产业支持力度有限,休闲相关政策缺乏支持力度,环境营造乏力;盈利性休闲组织利润意识过强,公益责任意识淡漠。第三,国民收入低

与真正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少的现状制约人的休闲意识及休闲文化产业的发展。

调查还表明,个人月收入 3 001 ~ 4 000 元是一个“休闲关节点”,在此之下的休闲状况明显低迷;在此之间则显著好转,并趋于理想;在此之上则在理想化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趋势。

本课题在分析中还特别指出:对个体休闲而言,并不是收入越高就越好,而是有一个适当的“度”。设想将国民收入提高到每月 4 000 元左右,就可能意味着跨入了“休闲时代”的门槛。但是,休闲时代不能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收入概念,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文化概念。因此,呼吁政府构建合理的、科学的、符合我国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实际的休闲体制,为普遍有闲社会中的大众休闲生活提供动力和制度保障。

这些洞察,符合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与此前其他人完成的课题调查报告有共识之处,但又有其胶东半岛地域的差异性、独特性。这些调研工作将给宏观决策部门的规划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实际和理论的依据。

本课题不仅为“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休闲文化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对休闲学研究作出了可喜的探索。尤其本书下编中所发表的几篇论文,针对调查状况,作了学理性的分析与研究,使课题结论有了理性的依据。

课题主持人吴文新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时,师从袁贵仁教授,得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真传,那个时候他就关注到休闲研究,他毕业的博士论文也初步涉及休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论述到了休闲和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早年的这些学术积淀已体现在此次的课题研究报告中。

1996 年于光远先生发表文章论“普遍有闲的社会”时指出:“‘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的

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从现在看将来,如果不属于闲的劳动时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减少,闲的地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是走向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龚育之同志曾在2004年文化部重点课题“闲暇时间:我国公众文化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结题论证会上说:“休闲和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和人的自由这些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值得我们去认识。”他还指出:“休闲,从少数人的消磨光阴,到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变为一种研究对象,形成一门休闲科学。”

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洞见,揭示了人利用闲暇时间这一高级规律的核心思想和本质特征。因此,关注和研究人的闲暇时间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是推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推进大众文明休闲必须重视的问题。

有闲社会的来临,给我们重新认识闲暇时间的价值,重新认识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重新认识生活结构的合理性,重新认识政府的职能,重新认识发展的目标等问题提出了新课题。在这方面,本研究已作出了可喜的探索。

发展大众休闲,创建民闲社会(自序)^①

在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野中,休闲文化应该有它的位置。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和谐社会包含着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这一主旨内在包含了休闲以及休闲文化发展的要求。从哲学和人学的意义上讲,休闲是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客观需要。

人不能总是忙忙碌碌,总要在紧张繁重的工作、劳动之中抽出片刻时间休息一会儿,这个休息就是休闲的初级形态,没有休息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休闲。如果有较多的时间和空间,人们总是要进行较为全面的身心恢复,这个身心恢复活动就是通常所说的“游憩”或“娱憩”,比如从事一些体育健身活动、阅读学习活动、游览观光活动、嬉戏玩耍活动、艺术欣赏活动等,换一副身心状态,从而全面恢复体力、精力和智力,以便更好地从事工作,这是休闲的更高一级形态,是大众不需要花多少钱、也不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就能够进行的休闲活动,而且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如果有较长时间的节假日,老百姓大多还可以从事一些与劳动或工

^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是“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休闲文化创新研究”课题最终成果的总序言,而本书是在该课题的全部研究论文和调研报告中选录了少部分成果,故文中所说针对的是课题全部成果而不是本书。该课题成果将在书末附录里以索引形式列出。

作完全无关的休闲活动,使自己经历另一种生活体验、获得另一些知识和技能、达到另一种生命状态,这纯粹是为了自我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是一种有益身心、有益自然和社会的活动,是现实休闲存在和发展的高级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休闲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相对于劳动、工作的片面性、机械性、被动性和枯燥性来说,休闲则具有全面性、自觉性和趣味性,是真正自由的活动。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休闲还以一种长时间无可奈何的无所事事存在于不少人的生命时间之中。比如广大农民每年都会有的颇为漫长的“农闲”季节,东北农民迫于气候条件而不得不过的“猫冬”,太多的下岗失业人员在待业期间的焦虑和郁闷,离退休人员漫长而无奈的生命期待,以及各种失去劳动或工作能力的人们的寂寞和烦扰等等。当然这不是休闲,而是没有任何文化内涵的“闲暇活动”,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闲暇活动都是休闲。如果活动的内容充实,而且科学、健康、文明,有益身心、利己利他利社会利自然,那就是休闲,否则就是“反休闲”,也就是某种具有危害性的活动,因为是在闲暇时间里发生的,因而又称为“休闲的异化”。^①

休闲之于人,如同呼吸和心跳、吃饭和睡觉之于人一样,不仅是必须的、必要的,而且是基础性的。不同的人乃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的休闲可以有层次之别,但没有有无之分。对于这样一个客观的存在,如果轻视或无视,必将造成社会性的严重后果;而实际上,对休闲的误解和曲解,不仅造成习惯沉醉于“阳春白雪”的学人们对此不屑一顾,而且也导致无法摆脱或多或少或优或劣的休闲的普通大众对休闲的误用甚至滥用:个人的生命浪

^① 这两段摘自《休闲研究与休闲文化创新笔谈·主持人的话》,发表于《黄海学术论坛》(第九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费、身心遭受损失,社会的道德崩坏、文化遭遇危机,后果将是严重和沉痛的;极端的时候,握有强势权力和物质资源乃至话语权的人们,其闲暇生活以“休闲”之名行“异化休闲”、腐朽糜烂之实,岂不更加危害社会文化氛围和精神道德风尚?!于是,不仅休闲是必要的,而且休闲研究也是必要的;不仅要科学地研究休闲,还要人文地研究休闲,从而最终使休闲真正成为“成就人”、“完善人”乃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

二

征诸实际,我国双休日和长假日制度的实施,使占我国人口近一半的市民有了生命三分之一的闲暇,休闲现象凸现出来;小康社会进程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退休年龄的提前,以及卫生保健水平普遍提高,老年人的闲暇日增;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普及给老人、残疾人、学生和妇女创造了空前的休闲机遇;小康社会建设成果的普惠共享又将提升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品位,如何休闲、如何引导休闲文化发展将成为建构文明生活方式的关键内容,休闲文化建设和创新不仅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而且愈益迫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必然地提出全体人民共享休闲进而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课题。但是,种种原因又使我国人民对休闲概念及其实践与人的生命质量、休闲文化和中华复兴的关系等问题还缺乏正确认识。^[1]因而以先进文化提升大众休闲意识,使休闲成为促进人民全面发展的现实途径,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战略意义。

(一)国内外休闲研究简评

党的十六大对小康社会的文化建设问题作了全面阐述,之后

又系统提出了旨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和相应的和谐文化建设问题。学术界也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广泛探讨了先进文化及其与社会全面发展和中华复兴的关系^[2]。针对休闲和休闲文化的研究,我国除了港台地区研究成果较丰外,大陆研究总体上刚刚起步,投入和成果相对较少。上世纪90年代,于光远较早倡导休闲文化研究^[3]。在他和龚育之、成思危等推动下,组织翻译了第一套“休闲研究译丛”^{[4][5][6][7][8]},并成立了几个专门学术机构,几个相关课题也陆续完成,其成果结晶在第1辑“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1][3][9][10][11]}里。2002年以来还举办了四届“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研讨会”,极大推动了国内休闲文化研究^[1]。四川省还于2007年4月成立了“四川省休闲文化研究会”,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于2007年11月正式成立了“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2辑“休闲研究译丛”和“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也正在翻译和组织出版之中。本课题在研究中,也于2006年5月开通了“华夏休闲论苑”(http://xxxueshu.cn)网站,一面收集相关研究资料,一面宣传本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从总体上看,针对休闲和休闲文化的学术研究尚未进入我国学术界主流。如前所述,不少学者还对这项研究存有相当的偏见,认为休闲不过是吃喝玩乐、游山逛水,不能成为“学术问题”。这些年的研究,除了马惠娣等少数学者坚持休闲学的独立立场外,更多的学者只是在经济学、旅游学、社会学、哲学和文化学等领域,“捎带”一下对休闲问题的关注。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富有启迪的成果,但多是为了解决这些学科自身涉及休闲的某些问题而无意识地“触碰”,并非从休闲学或休闲学科体系自身的自觉建构的角度来进行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休闲不过是这些领域某些问题的边缘或附带问题,而不是独立的学术问题。

比如,经济学对休闲的研究侧重于把休闲作为一种单纯的消费活动,研究其中的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以及“闲暇时间”和闲暇活动中心理“体验”的经济意义,特别是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的休闲服务组织都囊括在“休闲产业”和“休闲经济”之中,用纯粹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待休闲的社会发展,从而更容易地为地方政府休闲产业的发展提供实用性的决策依据。我们认为,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没有触及休闲的本质,反而促使休闲异化;休闲是人的一种生命或身心状态,是一种“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的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在商品经济社会,休闲活动固然包含着许多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因素,但休闲主体个人的动机和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购物和消费;闲暇时间和休闲体验固然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但它肯定不能只具有经济意义,闲暇是一种有待开发利用的社会—文化和人性资源,它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认为,关于休闲的经济学研究固然有利于休闲学自身的建构和发展,但它肯定没有抓住休闲的本质,它属于经济学而不是休闲学。

比如,旅游学领域的休闲研究。多数人认为休闲只是旅游活动中的一个要素,而且未必是一个本质的要素,甚至有的旅游学者至今仍然把休闲当成旅游的一个下属层面的问题,只是从旅游管理、营销、服务和消费等方面展开对休闲的研究。他们不是从休闲学的角度看待旅游,从而使旅游学这门传统学科获得新的生长点,而是从旅游学的角度看待休闲,把休闲问题纳入旅游学的传统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之中,从而把休闲问题狭窄化。我们知道,传统的旅游学大多站在旅游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角度,站在政府推销自己地方自然或文化特色的宣传(说到底是对GDP的追求)角度,而很少站在旅游者主体自身的角度,即使涉及,也是以类似消费或营销心理学的方法来刺激人们的旅游欲望,而不是如何满足旅游者作为休闲主体的休闲需求,在旅游服务中如何实现文化传播和旅

游者的休闲效益。我们认为,在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时代,旅游学如果没有休闲学的视角,必将导致对旅游资源的无节制开发、无文化内涵地加工、不考虑休闲效益地经营,从而导致旅游业自身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为,旅游是休闲的一种具体形式,尽管非常重要,但它并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日常休闲的常规形式,它的门槛较高。休闲是旅游的社会—文化和心理—伦理本质,而不是相反。只有从休闲学的角度,只有休闲学科体系的完整建构并由此重新审视旅游学的传统理论和方法体系,旅游学乃至旅游事业才能获得新生。另一方面,传统旅游学发展的经验教训也值得当今休闲学借鉴,旅游学老前辈申保嘉先生认为,休闲学不要把自己当成旅游学或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不要单纯用旅游学和经济学的的方法来研究休闲,而要汲取旅游学的经济学发展道路的深刻教训,求得休闲学的独立发展。^①

比如社会学,多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变迁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涉及休闲,只是把它作为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生活方式变化的一个侧面,分别不同的职业、年龄、性别、身份、区域等,研究它所涉及的生活时间分配和人们社会关系的变化。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区休闲、老龄人休闲、青少年休闲、残障人休闲、妇女休闲、农民工休闲、下岗失业人群的休闲,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休闲管理等问题日益凸现并愈益重要起来,但是社会学相关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还非常不够,这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从研究方法和结果看,社会学对休闲的研究过于宏观和客观,受“科学主义”思想方法的影响,只是对休闲的社会

^① 这一观点是申保嘉先生在“2002 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的小组讨论和发言中提出来的,那次会议旅游学者参加的很少,但引起了休闲学研究的高度重视,详细资料可见这次年会的综述文章《中国学术界首次聚焦休闲理论问题研究》,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 年第 2 期。

结构、社会功能以及生活方式的群体性变化等有模式化的实证考察,而不能深入到休闲者的微观主体及其休闲过程的心理和伦理之中,更不能深入到休闲的人性本质之中。当然这是社会学的缺点,也是其优势,在休闲研究中应该得到大力弘扬;但它仍然不能代替休闲学的独立研究。

再比如文化学领域。尽管休闲学者始终坚持休闲的文化本质,并在文化层面上研究休闲,把它作为休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但这并没有引起主流文化学界的真正注意。我们的主流文化学研究,或者热衷于文化产业或文化经济学的应用研究,或者陶醉于种种文学艺术及其思潮的评论之中,或者津津乐道于跟从西方文化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文化批判等进行所谓“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著述,而忽视我国文化发展的实际,及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发展的需求,既不太关注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悠久传统的扬弃和创新,也不甚关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对我国文化发展中的主导价值观及其他伦理建构也不太热心。而且,即使涉及休闲,也多是在抽象地研究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的时候才稍有论及。总之,休闲这样一个最具有大众性、日常性的文化问题,尚未进入文化学的主流学术视野,无论是对休闲的文化学研究,还是对文化的休闲学研究,都还是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其他的还有对休闲的伦理学研究,大多还是在休闲的伦理意蕴和道德功能上兜圈子,而真正的闲暇道德和休闲伦理尚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对休闲的民俗学、人类学研究还处在萌芽阶段;对休闲的法学、政治学研究也几乎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对休闲的哲学研究。应该说大多数专门从事休闲研究的学者一开始多是从哲学角度入手的,他们看到了休闲这样一个具有复杂的“形下”存在和发展形式的社会文化现象,

包含着极为高明的“形上”意蕴和境界,对人的幸福和自由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类文明的转型等等都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但是这些研究至今没有为哲学界主流和其他学科领域所接受。我们曾经试图就休闲的哲学研究进行梳理并撰写相关的学术述评,但没有如愿,因为在正统的哲学刊物上,很少有这方面的文章,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的争论和深度探索。我们期待着哲学界将一少部分注意力转向这样一个愈益突显的日常生活领域,从而引导众多的学者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聚焦于休闲研究,从而尽快推进我国的休闲学及其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以上评述,并不表明我们当前的研究已经在这些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只是我们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体会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在本课题范围内力所能及的工作,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乃至所有关心休闲研究的学者今后的艰苦努力。

但是,相对来说,国外主要是欧美的休闲研究却起步较早。从19世纪70年代至今,相继从社会学、哲学、文化学、宗教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角度,对休闲思想的历史变迁及其文明意义、休闲作为社会建制和生活方式、休闲的文化和社会功能、休闲的心理过程和特征、休闲资源开发、项目规划、服务管理及政府职能等问题给予了多个层面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具有借鉴意义和警示性的结论。对此已有相关的综合性较强的译介性或评述性的成果出现,此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由于题目及其对象的特殊意涵和地域规定,我们对国外的相关研究涉猎较少,只是把它们作为基本的理论背景来运用的。我们在研究中的体会是:借鉴西方休闲学及其学科体系的研究方法,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背靠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面向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未来,不仅从多个学科角度聚

焦于休闲研究,而且也从休闲学的角度辐射多个学科;不仅形成中国特色的休闲学,而且形成中国特色的休闲学科体系——休闲哲学、休闲伦理学、休闲社会学、休闲经济学、休闲文化学、休闲人类学、休闲心理学、休闲旅游学、休闲体育学、休闲医学、休闲老年学、休闲教育学、休闲宗教学、休闲政治学、休闲法学,乃至休闲民俗学等等。

(二)休闲研究的一些基本结论和本课题的着力点

尽管以上所述研究状况不够理想,但毕竟进行了相当的研究,这就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这几点:

1. 休闲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准,人类生存的真正目标,是否能够聪明用闲是对人类文明的真正考验^[4];休闲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人一生持久而重要的发展舞台,是人的自由存在状态,是对人的生命意义和快乐的探索,是信仰的基础^{[5][8]};女性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其休闲状况是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6];休闲的发展将实际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如果能够克服休闲中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必将促使经济和社会走向更加可持续和美好的目标^[7]。

2.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的闲暇时间迅速增加,并将进入普遍有闲的社会^{[3][12]};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分配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闲暇时间作为一种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蕴藏着巨大的文化潜力,并使人民生活向精神文化方面提升^{[9][13]}。

3. 与闲暇时间利用和消费紧密相关的休闲产业和休闲经济蓬勃兴起,鱼龙混杂的休闲文化极大影响着人们的休闲价值趋向和效果^{[11][14]};根据马克思关于劳动、自由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自由时间的实践形态即休闲,“民闲社会”(人民普遍有闲的社